

## 也谈“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sup>①</sup>

夏军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洪君（1999，2001）等文献中提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观点，但是本文通过分析指出，该概念内涵不清，命名不当。本文在王文研究基础上建立并区分了“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两个概念。然后在这两个概念共同构建的框架下，阐述了现代汉语音步语段的韵律句法地位、对上古汉语韵律结构的新认识、汉语句法韵律结构从上古到现代的演变历程、汉语和英语以及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在句法韵律接口上的对应关系和差异等问题。

### 一 “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vs “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

#### 1.1 王洪君提出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王洪君（1999：256-281）提出，语言中存在着具有枢纽作用的句法韵律层级——“句法韵律的最小自由单位”。“从语法层面看，在具有特有韵律标记的诸级语法单位中，它是最小的一级；同时，从韵律层面看，在与语法单位大致重合的、载有意义的韵律单元中，它也是最小的一级。”英语“句法韵律的最小自由单位”是音系词。汉语“句法韵律的最小自由单位”是音系字（单字音）。<sup>②</sup>

王洪君（2001）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枢纽性单位落在哪一级韵律单位上虽然各语言不同，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这一差异性又有其共性：不同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的那一级单位，都是各自语言中语音单位和语法单位的最低交汇点”，并将这一共性抽象为一个共同类型参数“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徐杰，2005：292）

王洪君先生提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观点，旨在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指导下，寻找蕴含于英语和汉语的差异之中的更为普遍的句法韵律层级模式。这一跨语言的比较，拓展了汉语生成音系学的研究视野，对于普通音系学的研究也很有启

<sup>①</sup>本文脱稿于笔者2005年秋季学期“生成音系学”的课程论文，得到授课老师指导，谨致谢忱。

<sup>②</sup>王洪君（2008）对其（1999）相关章节进行了修改，部分地方改“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为“句法韵律枢纽”，其他内容也有若干调整，但仍有一些地方可见作者基本保留其原先的看法，如“可以看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句法韵律枢纽，在汉语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学范畴”（王洪君，2008：322）。

发。但是对于王文中关于“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这一概念的运用和具体阐述，我们有点商榷。

第一点，王先生研究汉语的句法韵律规律，没有区分汉语的不同阶段。上古汉语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与现代汉语相同吗？或许王先生认为汉语在这一点的研究中不必区分古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区分是必要的。<sup>③</sup>

第二点，王先生的部分解释对于语言现象作了过于主观化的处理。句法和韵律是两个不同的平面，我们不能预设一个句法单位层级和一个韵律单位层级恰好重合，或者如王先生（1999）所说的“大致重合”。充其量只能设想在句法某级单位和韵律某级单位的接口处存在一个交集，这个交集可能是首先满足句法条件的，也可能是首先满足韵律条件的。（从王先生的文章看来，她的观点是后者。）这个交集可能基本上同时与某个句法以及韵律层级重合，也可能与其中一个没有那么高的重合度。重合与否、重合多少、有何趋向，都可以根据语言事实来探求其规律，不宜对语言现象做过度的假设。<sup>④</sup>

第三点，王先生所谓“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内涵不清楚，或者说概念的命名不准确。从字面看，这个概念似乎是跨句法和韵律的，既是“句法自由单位”，又是“韵律自由单位”，是两个集合的“最低交汇点”。她的文中也似乎表示了这样的观点：“与音系单位交汇的语法单位才能获得韵律上的自由，与语法单位交汇的音系单位才可能有语法上的自由”（王洪君，2008：319）。但就其全文来看，似乎其所谓“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只是句法语义和语音韵律接口处的最小单位，可以称为“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至于“自由”，就谈不上了。因为，根据王（1999），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是音系字，而音系字在现代汉语中大都不是词，往往不能表示相对明确的意义，不是可以自由运用的语法单位；单字音也因为不符合现代汉语的标准音步——双音节而在使用时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不是能够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所以无论就句法而言还是就韵律而言，音系字在现代汉语中都不能叫“自由”单位。<sup>⑤</sup>——除非修改“自由”的内涵，但是这么做是否必要、是否合适呢？既然王先生的本旨在于“句法韵律枢纽”，那么“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这个名称完全胜任，加上“自由”有些画蛇添足。而“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这一概念则另有其内涵，二者应该区分。

## 1.2 “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的区分

我们认为，在关于句法和韵律接口的研究中，有两个单位值得关注。一个就是王先生所谓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称之为“句法韵律

<sup>③</sup>事实上王先生也确是如此认为的，参见后文 3.2 节论述。王先生这样认为与她“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所以这一问题实际上可以归并到我们的第三点质疑中。

<sup>④</sup> 王（2008）删改了相关语句，可视为认同本文观点。

<sup>⑤</sup> 王（2008）坚持音系字是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观点，因为她认为的“自由”与本文不同。不过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评价他人，而是由此引出并阐发我们对“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理解。

最小接口单位”。从王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单位是研究音系学、韵律学的枢纽性单位。另一个就是本文要定义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这一概念有更多的句法学意义。对这二者的区分和研究是有理论意义的。

我们认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首先是“句法韵律自由单位”。而“句法韵律的自由单位”应该是可以自由运用的句法单位和可以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的接口，所谓“最小自由单位”也就是这些接口中层级最低的那个集合。

由于我们不能确定一个语言句法和韵律的自由单位是否会随时间而改变，所以下面首先讨论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古汉语情况另外单独考察。

现代汉语句法上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有词，短语，句子，句群等。韵律上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有音步，缩附组，音系短语，语调短语等。其中，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句法单位是词(这是有公论的了)，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是音步(冯胜利，1997：1)。句法和韵律的自由单位结合起来，交汇的单位有音步和词，音步和短语，音系短语和短语，句子和语调短语等等。其中，层级最低的是音步和词的交集。也就是说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是音步和词的交集——这一点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就是音步和词的形式以及相交汇的具体方式。

现在说说现代汉语的音步。根据冯胜利(1997)，现代汉语的音步有单音步，双音步，三音步。其中又以双音节为最基本的“标准音步”。单音步是“蜕化音步”，三音节是“超音步”，二者在理论上是不能和双音节音步放在一个平面上的。双音节音步符合“二分支(Binary Branching)”的原则，反映了韵律节奏中的“轻重抑扬”，是“标准音步”，“有绝对优先的实现权”。所以我们用双音节音步和词的交集作为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它在句法和韵律接口中诸级单位中的地位可从下表看出。

表一：

句法单位 \ 韵律单位	语素	词	短语	……
音节	<b>a</b>	<i>b</i>		
音步(双音节)	<b>c</b>	<i><b>d</b></i>	<b>e</b>	
音系短语		<i>f</i>	<b>g</b>	
……				

在表中，我们用英文字母标出了自小到大的部分句法和韵律接口的交集（没有标的或者是没有交集，或者是数量很少，此处不予标记）。图中**b**、**d**、**f**所在的“词”一列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句法单位（标记为斜体），**c**、**d**、**e**所在的一行是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标记为粗体）。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有**d**才是句法和韵律接口中的最小自由单位（同时是斜体和粗体）。**a**（即王先生所谓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只是句法和韵律最小的接口单位。而且我们可以看出，**a**既不能涵盖

语素层的 a、c，也不能涵盖音节层的 a、b，所以不能说是一个层级。

我们看到，d 既不能包括所有韵律形式的词，也不能包括所有句法形式的音步，也不能算是一个层级，也只是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中都包括什么呢？这一“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在现代汉语中又有怎样的句法韵律地位呢？下面我们来看看。

## 二 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构成及其句法韵律地位

### 2.1 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构成

现代汉语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这个集合，简而言之就是双音节词（词汇音步）。具体说来其中又分为单纯双音词和合成双音词。

单纯双音词包括：

- 一，连绵词（都是双音节的），如缠绵、犹豫、从容、逶迤；
- 二，大部分音译词（双音节的），如沙发、干部、菩萨、舍宾。

合成双音词包括：

一，复合式。是由两个自由语素组合而成的“词根 + 词根”型的合成词。具体又分为：

(1) 陈述式（主谓式）：前一语素表示事物，后一语素表示性质、状态或动作。

名词：地震、水流、兵变、霜降  
动词：自卫、目击、沟通、肩负  
形容词：胆怯、眼红

(2) 动宾式（支配式）：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个表示动作对象。

名词：司机、理事、围脖、领队  
动词：提议、起草、出版  
形容词：开心、得意、耐烦  
副词：照常、顺便、到底

(3) 偏正式（限定式）：前一个语素修饰后一个语素，后一个语素的意义是整个词义的中心。

名词：钢板、绿茶、刺刀、信箱  
动词：回忆、清算、优待、血战  
形容词：闷热、浮浅、雪白、笔直  
副词：刚巧、不必、恰好、果真

(4) 并列式：几个构词语素的意义相近、相关或相反

近义并列：人民、语言、书写、居住、广阔、勇猛  
偏义并列：动静、国家、睡觉、忘记  
反义并列：买卖、出纳、呼吸、起伏、好歹、始终  
相关并列：江山、骨肉、桃李、领袖

(5) 补充式：前一个语素是词义中心，后一个语素作补充说明。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动词： 推翻、刷新、提高、证明 （动作+动作的结果）

名词： 船只、车辆、花朵 （事物+事物的单位）

二，附加式。是“词根 + 词缀”型的合成词（我们所谓的附加式的词缀是完全没有实在意义的词缀）。有前附式和后附式。

（1）前附式。如：（老，小）

阿——阿哥、阿姨、阿伯、阿爸

老——老虎、老鼠、老师、老乡

（2）后附式。如：

子——孩子、帽子、帘子、拍子

儿——月儿、盖儿、花儿、草儿

头——石头、木头、竹头、苦头

后附式还有一类感叹语，像“天哪！”、“妈呀！”之类，只是不算通常意义的词罢了。

三，重叠式。是用一个自由语素的重叠形式构成新词。如：

慢慢、仅仅、偏偏、哥哥、妹妹、恰恰

### 2.2 “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在现代汉语句法韵律中的地位

根据周荐（1999）的统计，双字组占《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收录条目总数的67.625%。可见，双音词在现代汉语的词这一句法层级中占有显著的数量优势。而双音节音步又在现代汉语的音步层级上占有理论上的绝对优势，这两个现象的同时并存绝非偶然。我们认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双音节词（词汇音步）是现代汉语中句法上和韵律上都自由的最小单位，也就是在语义的表达和语音的语感上都自由的最小单位。根据语言经济性原则，人们倾向于能用尽可能少量的语言进行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自然就成了最优先的选择，从而在现代汉语中获得很高的使用频率。使用频率又反过来巩固加强它的地位和影响力，以至它在词一级的句法自由单位和音步一级的韵律自由单位中具有形式上的中心地位，能够吸引这些单位以各种方式向之趋同。简单图示如下（单箭头表示趋向关系，空心箭头表示组成关系）：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表二：

	句 法	语 素	词	短 语	.....
单位 韵律单位					
音节		a	b		
音步（双音节）		c	d	e	
音系短语			f	g	
.....					

说明：

c（满足音步的双音节语素）通常都可以直接实现为词（如连绵词和双音节外来语词）；

b（单音节词）常常以附加、重叠、近义并列复合以及偏义并列复合等许多形式变成双音词（如附加式合成词、重叠式合成词、近义并列复合词、偏义并列复合词），从而获得更广阔自由的使用可能——许多历史悠久的单音节基本词汇也都有相应的双音节形式，用以表达更精确的语义内容或满足更和谐的韵律需要。例如：

发 → 头发      唇 → 嘴唇      鹊 → 喜鹊  
 指 → 手指      鲤 → 鲤鱼      韭 → 韭菜  
 皮、肤 → 皮肤    牙、齿 → 牙齿    窗、户 → 窗户

f（多音节词）常常有双音节的压缩形式，除了比较正式的场合或一些其他的特殊场合外，这些数量众多，能产性强的缩略形式往往是更经济、更上口的表达形式（如政协、文革、人大、超女、非典、四化等）；

e（双音节短语）是和词的界限最难划分的一类短语，就是因为无论从语义表达上还是语音韵律的语感上二者都差不太多，而且这种形式短语的固化也是双音词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语言的共时平面上也总是存在着大量正在进程中的固化现象（如理发、打架、抢人、天亮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把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外延适当扩大为双音词语，这样就涵盖了双音词、直接实现为词的双音节语素、双音节短语这些所有属于标准音步的语音片段，从而可以进一步把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概括为（标准）音步语段。

把“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双音节短语，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解释单音节词大量组成双音节短语出现的现象。在“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吸引和约束下，一部分单音节词扩展为双音节词了，而还有一部分则组成双音节短语出现。

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双音节词不仅是最小自由句法单位层级和最小自由韵律层级的中心单位，还是下一级句法韵律单位——语素音节层级实现为自由形式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上一级句法韵律单位的主要构件。

a（语素音节，也就是王洪君的“音系字”）实现为词的形式其实就是现代汉语复合式合成词的构成方式，见上文；

g 以至更高级的句法和韵律单位其组成部件以双音词语为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总结一下，现代汉语双音词语（词语音步）的形成方式可以总结为两种：

一，语义组合类。这类是因为实在语义表达的需要，把两个单音节语素组合成一个词的。这类的形成原因相当一部分是词组的固化成词。具体说来，语义组合类包括几乎所有的复合式合成词，也包括单音词组成的双音节短语（稍宽泛一点）。

二，韵律制约类。这类是由于韵律语感的需要形成的，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韵律扩展类。包括连绵词、附加式合成词、重叠式合成词、近义并列复合词、偏义并列复合词等。其中重叠式合成词往往有一些附加的意义，从起因上说，是首先由韵律决定了重叠而后相关意义逐渐附加上去，还是先有语义要求而后采取重叠形式，此处暂不予深究。

（2）韵律节缩类。指由超音步词和音步以上韵律单位词节缩得到的缩略词。

（3）韵律套合类。指音译词。因为外来词语通常是依据本族语的韵律语音模式，对外来语语音模拟创造的，是一种双重限制下的创造。其实广义地说，韵律拉伸或韵律节缩也算是韵律套合，由于音译词现象的特殊性，为了说明和研究便利，把它们分开来说。

按照上述方式形成的现代汉语双音词语（词语音步），在数量上具有显著的优势。作为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双音词语（词语音步）其实大体上就是从韵律角度分出的最小自由单位，可以概括为音步语段。它对于同一句法层级的单位具有吸引使其韵律层级趋同的影响力，对于同一韵律层级的单位具有吸引使其句法层级趋同的影响力，是其中心单位；对于句法上低一级的语素音节层而言，具有模式套合的限制作用，是其主要的上一级单位表现形式；对于句法和韵律上高一级的单位而言，是其最主要的构成部件。

可以说，音步语段（双音词语、词语音步）在句法韵律层级中承上启下，领袖同僚，是现代汉语句法韵律中的枢纽单位。“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是现代汉语中句法韵律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概念。

本文的附例部分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管窥音步语段在现代汉语中的影响力。

### 三 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嬗变

#### 3.1 上古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上文我们已经说明了现代汉语中双音词语（词语音步）的重要地位。那么是不

是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由来如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古代汉语（主要指上古汉语）的词和音步。

根据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周荐（1999）统计了赵诚（1988）的《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发现其中单音词占 77.51%。可见上古汉语的词与语素基本重合，都是单音节。这与现代汉语大不相同。可以说汉语经历了从单音词为主到双音词为主的演变过程。

关于古代汉语的音步，根据冯胜利（2000，2005），汉语音步经历了从韵素音步到音节音步的演变过程。

先引入韵律学中的几个概念和定律：

- a. 韵律结构必须以“轻重”为一个单位，亦即一个音步，因此，
- b. 音步必须至少有两个成分；
- c. 最小的韵律成分是韵素（ $\mu$ ），如“dao”里的“a”和“o”；
- d. 人类语言中的音步有两种类型：韵素音步和音节（ $\sigma$ ）音步：



冯根据丁邦新（1979）、余乃永（1985）等人对上古以来汉语音节结构的研究，认为中期上古汉语之前的音节内部有两个以上韵素的对立，因此可以满足音步作为一个包含轻重对比的韵律结构的基本要求，可以成为音步。所以上古汉语的音步和现代汉语的音步是不同的。

早期上古汉语的音节可以成为一个音步，从而成为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而其时汉语词的主体也是单音词。这样，早期上古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就是单音节词。其时的标准音步就是单音节多韵素音步，而词的主体则是单音节语素。

单音节词（词汇音节）作为早期上古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也同样具有句法和韵律上的影响力，主要表现有：

一，新词语的产生形式基本以单音节词（语素）为主。

这一点不难从语言事实中看出。尤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上古时代对马、牛、树等事物的命名基本上是一事物一语素一词，同时也是一个音节一个音步一个汉字；而在后来双音词语成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时代，则一般采用多义复合、属加种差等分析式做法，基本上是一个概念两个语素一个词，同时是两个音节一个音步。

二，多音节（主要是双音节）语素和词的单音节化现象。

这和现代汉语中分别把把单音节和多音节扩展压缩为双音节一样。周及徐（2000）指出了《离骚》中大量上古双音词单音节化的现象。大致有如下类型：

（1）单音节化为第二字：

荒忽 相羊 逍遥 歔歔 太息 猖披 闾阖 委蛇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狐疑 犹豫 浩荡 溷浊 侘傺 邕 未央

(2) 单音节化为第一字：

遭回 耿介 纬繵 偃蹇 败绩 赫戏

(3) 两个音节分别成为单音节同义词：

缤纷 零落 天网 茕独 掩蕩 蜷局

姑且不论是否周指出的单音节化现象是否确实是双音词向单音词演化，至少上面指出的这些双音词都有其单音化使用形式（如果周的假设确能成立，那对本文的支持作用更强）。上面 27 例占作者在《离骚》中发现的 31 例双音节单纯词（名物词除外）总量的 87%，可见单音节词（词汇音节）作为中心单位的吸引使趋同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会出现这类现象（指连绵词单音化使用）。即使有少数类似的截取复合词部分的情况，也是为了和另外的单音节词组成双音词语，如“非典”。

周的研究还表明，双音节词的单音节化形式大量存在于先秦时代，到两汉时期就很少了。这也正好是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从单音节词（词汇音节）到双音词语（词语音步）的演化历程的表现之一。

三，单音节词是构成更大句法单位和韵律单位的主要构件。

这一点和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语情况相仿，就不多说了。

把上述说明仿照上面现代汉语的情况图示如下：

表三：

	句 法	语 素 (≈ 词)	短 语	……
单位 韵律单位				
韵素				
音节 (≈ 音步)		<i>a</i>		
音系短语		<i>b</i>	<i>c</i>	
……				

把这个图和上面现代汉语句法韵律的说明图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如下几点规律：

一，早期上古汉语句法和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是语素音节，这点和现代汉语一样。也就是说汉语自古至今“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是没有变的，这可能正是王（1999）没有区分“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的最小单位”的原因，

她理解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也就是“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这一点可以作为汉语在句法韵律上的一个基本性质。关于这一基本性质在汉语句法韵律上的作用和地位，王（1999）有较好的阐述。

二，作为早期上古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单音节词（词汇音节）也可以概括为音步语段，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得出一个结论：音步语段是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它在早期上古汉语中的表现形式是单音节词，在近现代汉语中则是双音词语。这是汉语在句法韵律上的又一基本性质。这一基本性质可能是汉语和其他语言在类型差异上的重要参数之一。<sup>⑥</sup>

三，早期上古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是重合的。这一点和现代汉语不同，这可能是上古汉语在语言类型上和近现代汉语有重大差别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至少就汉语看来，一个语言中句法上的最小自由单位的主体和韵律上最小自由单位的主体总是（至少是趋向）重合的，无论是上古汉语还是近现代汉语。这应该是二者互相影响的结果，可能也是语言自身进化中的一个自身配置优化的性质，因为这样更便于该单位在语言系统中的自由高效的运作。

### 3.2 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发展演变

接下来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是怎样从单音节词（词汇音节）发展演化到双音词语（词语音步）的呢？

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这一转变可以分两部分来看：句法上词汇主体从单语素独立表示向双语素组合表示的转变，和韵律上标准音步从多韵素单音节向单韵素双音节的转变。

根据对这二者的发展是否相关以及如何相关，可以有两种观点：一，独立动因论。即认为二者各自有各自的独立起因，之后二者或者仍旧各自发展，或者二者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着发展——目前没有看到有人持这种观点，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尚不能否定这种可能；二，关联促动论。即认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最原始的转变，而后它推动促进了另外一个的转变。

持关联促动论看法的又分两派：一派是韵律促动句法观，认为韵律上的转变是更原初的，它决定了或自然导致了句法上的转变，如冯胜利（1997，2000，2005）；另一派是句法促动韵律观，认为句法语义上的转变是原初的，语音上的转变是导源于句法语义方面的转变的，如胡以鲁（1923）程湘清（1992a）、黄志强、杨剑桥（1991）、李恕豪（1993）等。

先介绍韵律促动句法的观点。冯胜利根据丁邦新（1979）、余乃永（1985）等人的研究，认为从早期上古到现代汉语之间汉语音节结构大致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

<sup>⑥</sup> 之所以说音步语段，不说词汇音段，是因为汉语中满足音步的，一般都是词；而是词未必都符合音步。也就是说，韵律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C=声母；M=介音；V=元音；E=入声)：

早期上古音：谐声时代	(C) C (C) (M) (M) (V) VC (C)
中期上古音：周秦	C (C) (M) (M) (V) V (C)
魏晋音及中古音	C (M) (M) V (E)
近代音及现代音	(C) (M) V (n, ng)
当代北京话	(C) (M) V <sup>⑦</sup>

冯认为汉语音节从早期上古到中期上古经历了一个“短化”的过程，伴随着“丢失尾辅音”和声调的产生，汉语音节内韵素不断丢失，产生了大量的单韵素音节。由于单韵素不足以满足音步必须分枝的要求，声调的独立性又使得汉语音节的连续不能“跨界”，不能发生音节重构 (resyllabification)，进一步剥夺了汉语双韵素音步的可能性，而且随着声调的产生，汉语音节的长短区别被抹杀，即不论一个音节的韵素是否多于其他类型的音节，都一律被该音节所负载的声调重新分类，趋于平均，这使得双韵素音步的存在地位逐渐消失殆尽。双音节音步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冯还列出汉语历史上声调与双音化的同步发展作为辅证。图示如下 (冯胜利，2005：81)：

	商周	春秋战国	秦汉	东汉
声调的建立	起始阶段	形成过程	初具规模	四声俱全
复合(韵律)词		起始阶段	翻倍增长	突飞猛进

冯对汉语标准音步转变历程的解释大致如此。至于句法上的单语素词向双语素词的转变，他认为是由韵律上的“结构扩散”造成的。

结构扩散：那些在结构中才得以实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 (如这里的“音步”)，必然首先在与之最相适应的结构中得到发展和巩固，而后才能波及该形式所涉及和要求的其他领域。结构扩散不仅影响，而且创新该语言的有关结构，最终可能改变该语言的整体面貌。

“如果汉语随着音节短化、声调出现逐渐变成音节音步的话，那么，这种语音上的改变与要求，必将涉及和影响该语言的所有 (表达) 形式：语音形式、构词形式和短语 (造句) 形式” (冯胜利，2005：82)。然后他逐一列举了语音上“一生二”造成的连绵词，句法上双音节短语固化成的双音词等现象。冯胜利 (2000：7) 还特别指出，“音步的实现 (一个音节加一个音节) 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复合词的出现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与冯胜利韵律促动句法的观点相反，更多的学者持句法促动韵律的观点。胡以鲁 (1923) 从功能角度解释了汉语复音化的原因，认为单音词的语义负荷太重，从而造成表义的含糊，因而有必要靠变单音为双音来分化语义，限定单音词的语义范围，减少同音词出现的概率。程湘清 (1992a) 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发

⑦注：今天的北京话音节均可分析为开音节，参 Wang (1993)。

展，“单音节这种词的物质结构（交际手段）就不再有效地承担新的交集任务了”，因而汉语从以单音节的语音造词法为主变为以双音节的语法造词法为主。黄志强、杨剑桥（1991）认为，汉语的“复音节化”（即双音化——本文作者注）的外部原因是语音的简化，但是内部原因是社会发展导致的词汇系统的膨胀，表现为词汇量的迅猛增长和词义的引申发展，再加上语言表达精确性的要求等等。李恕豪（1993）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也认为汉语词汇系统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转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进步所引起的大量词汇需求，而在原有词汇模式下，增加同音词和多义词的做法都会降低词汇的信息量，双音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双音词增加了音位的组合长度，造成信息的过度冗余。为了达到新的平衡，汉语起初是缩减二个音节内部音位组合的长度，后来则采用减少音位的方法。最终造成了语音上的简化。

本文总体上说支持句法促动韵律的观点，但认为在最初的句法促动之后，韵律又反作用于句法，表现出相互作用的特点。首先，我们认为汉语双音词的产生是有其语义以至句法上的独立原因的。上古汉语以单个汉字记载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作为其最小句法韵律单位，随着语言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势必造成语素数量的膨胀，音节结构的过分复杂和同音词词汇量的膨胀，还有汉字字符数量的膨胀。这必然给人们的知识记忆和语言使用造成困难。这种情况下，对以往积累知识的分类、重组，以及相应的语言单位和结构的调整就成了必然。这可以看成是汉语词汇系统的自组织现象。

一语素一词一概念的配置不能满足人们对语言的需要了，利用已有的语素组合构成新词是很自然的有效率的选择。本来事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用一定数量的基本概念组合成新概念、新词不仅充分利用了人们已经掌握的语素，而且把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更紧密地关联起来了。经过组合，汉语语素造词的能力成指数增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复合词语的创造中进行了整理和重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先秦用许多单语素的单音节词表示一类概念中各有个性的每个或每类个体，而之后更多地采用了“种差+属”的双语素构词方式，例如对马、鱼等事物的命名）。可以说汉族人对事物认识的重构和汉语词汇语素数量的调整是同时进行，相伴相随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双语素词为主体而不是更多语素？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双语素是语素组合的最早可能，也是最简可能。因为是最早可能，所以在此期间韵律的因素就可能插进来发生影响，起到反限制作用<sup>⑧</sup>；因为是最简可能，当语素组合超越了一语素一词的基础单位数量限制，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句法单位的复杂度时，这种最简可能就成为最优的选择了。而且单音节语素成双的组合，理论上讲可能的组合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基本可以满足人们交际表达和语言系统运作的需要了。

---

<sup>⑧</sup> 具体点说就是，最初的双语素组合影响了词的语音格局，形成双音节词，进而改变了汉语的音步结构，再反过来限制新词构成的语素数量。详见下文。

所以说，汉语词汇从单语素向双语素组合的转变是有其语义句法上的原初动力的。由于汉语一个语素通常就对应着一个音节，汉语词汇从单语素向双语素组合转变也就是从单音节向双音节转变。

上文我们根据对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观察，发现汉语中句法上的最小自由单位的主体和韵律上最小自由单位的主体总是趋向重合的。当由于语义句法上必然的原因，汉语的词汇主体（最小的自由句法单位）逐步变为双音节的双语素词时，它也牵引了语言的标准音步向它靠拢，也就是变为双音节音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结构复杂可以承担音步的汉语音节就没有保持其复杂度的必要了，于是逐步简化，尾辅音脱落，期间还孳生了声调。声调的产生首先是功能性的需要。在早期上古时代，由于音节结构本身复杂，对声调的需要不明显。而随着双音节音步的形成，为了使音步及其组件——音节变得均匀一致，必然要求音节的长度趋于均等。音节长度的平均化和音节结构复杂度的简化同时进行，势必造成大量的同音语素。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音节的别义性，声调就应运而生了。声调的产生又进一步推动了音节长度的平均化。冯胜利（2005：71—81）对汉语声调和双音化同时发展的观察可以作为我们的旁证。整个过程体现了语言系统（包括韵律系统）在词汇系统发生变化后作出相应调整的强大自组织能力。

以上是我们对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转变过程最初句法语义因素和语音韵律因素关系的假设。从语言实践需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句法语义先促动韵律，然后形成互动格局”的看法，与单纯的韵律促动句法观和句法促动韵律观相比，对句法和韵律的演化动因阐释得要更清楚一些。

现在回头分析一下上文 2.2 节总结的现代汉语双音词语的类别，其中的韵律制约类就全是在韵律对句法的反作用下形成的。而其中的语义组合类则根本上是由语素组合的动因促动，又同时在组合本身所促生的韵律结构的限制下产生的。

其实还要补充一点，现代汉语的双音词语产生还可能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原初形成的双语素词的内部结构的“结构扩散”。比如“种差+属”的构词方式就很有影响。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牛车”、“马车”，后来才有“汽车”、“火车”的说法。这种动因不能说完全不牵涉韵律因素，但理论上讲是有其独立性的。其实，如果说韵律限制的“韵律结构扩散”是人们语音认知模式在起作用的话，这种词汇结构限制的“词汇结构扩散”就是人们的事物认识的语义认知模式在支配。

简单总结一下，语言实践要求语素组合，语素组合导致词汇音节结构变化，词汇音节结构变化又推动标准音步演变，新的标准音步又和语素组合过程中形成的规律同时对后来的词语产生起到影响限制作用。不断产生的新词语又反作用于汉语音步的韵律结构。如是反复，相互作用，语言一直不停地向前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对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演变的初步认识。

#### 四 汉语与英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对比

王洪君（1999）在提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概念的时候，是作为普遍语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言的一项参数提出来的。我们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虽然和她的概念内涵不同，但也并非为汉语特设，所以语言间的比较仍然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的。我们也用英语来作对比。

用我们对“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理解去看英语，情况如何呢？

我们知道，任何语言中最小的自由句法单位都是词，最小的自由韵律单位都是音步，英语也不例外。但差异就在词汇和音步的交汇情况。上文关于汉语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可以概括为音步语段，因为汉语中满足音步的，一般都是词（稍宽泛一点——词语）；而词却未必都符合音步。也就是说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基本上是用音步截取出词汇中的部分（并影响其余向之趋近）。

英语则情况相反，是词汇的一般都满足音步或更大的韵律自由单位，而音步基本上和词汇没有成规律的对应关系。词可以是音节，可以是音步，甚至是音段。所以说英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应该是拿词来截取音步中的一部分。仿照前面表格图示如下：

表四：

单位 韵律单位	句 法	语 素	词	短 语	……
音节			<i>a</i>		
音步			↓ <i>b</i>	← <i>c</i>	
音系短语			↑ <i>d</i>	<i>e</i>	
……					

英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与汉语中相应单位相比，影响力要小得多，但还是有的。比如一个音节如果成词，通常就会拉伸成音步，或和别的单词连读组合成音步；词组（短语）如果是音步，就有固化为词的可能。例如：

going to → gonna      want to → wanna

音系短语如果是词，就会有类似音步结构的发音模式。——虽然这些的影响力是相对较弱的。

如果对英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放宽一些来看的话，可以称之为词汇音段。也就是以句法上是否为词来取决的，凡词一般都是自由韵律单位，而自由韵律单位就未必是句法上自由的了。这样，从“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找出汉语和英语在语言类型上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参数差异：汉语是音步语段，而英语是词汇音段。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从句法和韵律接口的角度寻找这一差异的原因，可以看到：英语“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是音节和词的交集，也就是音节词。而汉语“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是音节和语素的交集，也即音节语素。推演一步说，英语句法韵律接口的最小句法单位是词，而汉语是语素。英语的词没有固定的对应韵律单位，而汉语的语素却有固定的对应韵律单位——音节。也就是说有无固定节律的最小句法接口单位是英语和汉语的一大差别。

事实上正是这一差别造成了英语和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类型的区别。在决定语言“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因素中，韵律因素是首先被考虑的，因为韵律和人们的日常语感直接对应，格局比较整齐，易于操作；主要依靠句法因素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句法单位的伸缩性很大，不易操作。汉语有固定节律的最小句法接口单位（语素），意味着汉语的句法和韵律系统协调运作的时候，一般不必担心音段的表意问题。所以汉语就采用了韵律优先的方案，以韵律统领句法（事实上二者重合也很多），以音步语段作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英语就不同了，因为英语的最小句法接口单位——词没有固定节律，所以句法和韵律系统协调运作时不能只从韵律自身考虑，而是首先照顾句法语义上的需要，以句法统领韵律，所以就采用了词汇音段作为“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由此可见，“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都是一个语言的句法和韵律体系中重要的参数，是研究句法韵律时需要关注的。

除了在“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类型上总的差异之外，英语和汉语还有更多的可比之处。这里要把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分开来比。<sup>⑨</sup>

现代汉语“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是不同的两级单位；英语中二者则相对接近：句法上同级，韵律上不同；上古汉语中这二者则是基本重合的。就这一点而言，英语和上古汉语更接近。英语和上古汉语还有一点相似：英语“句法韵律接口的最小句法单位”是词，上古汉语“句法韵律接口的最小句法单位”虽然是语素，但因为和词基本重合，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词。这些很可能是上古汉语和英语在句法上存在着一系列相似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简单图示如下：

表五：

	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	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现代汉语	语素-单音节	词语-双音节
上古汉语	语素(≈词)-单音节	词-单音节
英语	词-音节	词-音步

另有研究（姜望琪，2005）表明，汉语的“句子”不等于英语的 *sentence*，而更像英语中的 *utterance*。跟 *sentence* 相当的汉语单位是“词组”。本文的研究表明，英语的“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词）在句法层级上比汉语（语素）要高一个等级，

<sup>⑨</sup>至于英语，我们就默认拿现代英语作对比，不涉及古代英语。

是不是也有关系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在总的语言类型上英语和上古汉语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无论上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其“句法韵律接口的最小句法单位”都是有着固定节律的句法单位，不同于英语没有固定节律的词。不过从新的角度发现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里不同语言的相似之处，很可能对相关研究有所启发。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深究。

## 五 结语

本文分析了王洪君（1999，2001）关于“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观点，提出几点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和“句法韵律最小接口单位”两个概念，将王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纳入“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范畴，并重新定义了“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在这两个概念共同构建的框架下，我们对现代汉语、上古汉语以及英语的句法和韵律接口现象进行了分析，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现代汉语音步语段的深广影响力、对上古汉语句法韵律结构的新认识、汉语句法韵律结构从上古到现代演变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汉语（区分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和英语在句法韵律接口上成规律的对应和差异，等等。

和“句法韵律的最小接口单位”（王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相比，我们的“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关心以“最小接口单位”集合为枢纽的音系问题，而后者则更关心句法和韵律相互制约影响的问题。前者的研究可以不怎么管后者，但后者的研究却必然要以前者为重要组成部分。

新的理论，一开始必能解释成批的现象。我们对“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的发现及相关研究虽然还不成熟，就已经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希望这一研究能够继续深入，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附例：**一个说明现代汉语中音步语段影响力的例子——以“如”系词语为例

现代汉语中，“如”系词语（包括其变体“例如”、“比如”等）单独使用，可表示示例、罗列。例如：

具体教学中，运用了体现愉快教学的操作模式，如，数学课提出“基数储备、快速视算、适时精讲、多变练习、及时反馈……”

大部队在运动的过程中，漏洞肯定很多，比如，大兵急于前进，各部运动速度不同，给养可能造成困难，协调可能不灵，战线拉得越长，可乘之机一定更多。

我们调查了其中后面紧接一个用逗号停顿的这种“如”的使用情况。依据的是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网站<sup>⑩</sup>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大致结果见表六、七<sup>⑩</sup>：

从表六中可以看出，在表示相同语义的情况下，单音节词使用数量只占该类语例的 3%，而双音节词（词语音步）则占了 97% 的绝对优势数量。即使不考虑较为

<sup>⑩</sup> 检索时间为 2006 年 2 月 19 日。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文言口气的“譬如”、“诸如”，仅仅“例如”或“比如”的数量也是远远超过单音节词数总量的。标准音步和单音步的势力对比一目了然。

从表七中可以看出，三音节形式的短语与语义完全相同的相应的双音节短语（词语音步）相比，数量上也明显处于劣势。还不算一些只有双音节形式的用例“正如”、“另如”。音步语段对现代汉语短语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表六<sup>11</sup>：

	单音词用例		双音词用例	
	语例	出现次数	语例	出现次数
	如，	106	例如，	1859
			比如，	1170
			譬如，	175
			诸如，	16
总计		106		3220
比例		3%		97%

表七：

	三音节短语用例		双音节短语用例	
	语例	出现次数	语例	出现次数
	再比如，	37	再如，	71
	再例如，	5		
比例		37%		63%
	又比如，	17	又如，	105
比例		14%		86%

其实不惟现代汉语，近代汉语中也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双音节音步语段的约束力甚至更强。我们根据语料调查发现，从北宋的《朱子语类》到到明清小说如《万历野获编》、《东度记》等等之中，“如”若单独放在逗号前表示罗列示例用法，全部用的是双音节形式，像“比如”、“譬如”之类。再有就是和其他词组成的双音节短语“又如”、“即如”。语料中的例子不多，不过规律还是很明显的。下附几个例子（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网站古代汉语语料库）：

比如，见一胎卵湿化众生，或陷于水火、刀砧，性命危亡；人心发一慈悲不忍，救度了他，便合了上天好生至德。——清\小说\东度记（上）

比如，衣不赠贫汉以准官租，已为刀下鬼，安有今日？

11 几点说明。第一，“例如”的用例统计中不包括5例“再例如”三音节短语的情况，“比如”的用例中不包括54例“再比如”、“又比如”三音节短语的情况。第二，像“又如”、“再如”、“正如”、“另如”等另有特殊语义的例子此处没有统计，本表统计的都是基本上可以与“如”替换不影响语义的“如”的变体。第三，像“正如”、“另如”之类没有三音节对应形式的短语没有列入表内。

## 夏：句法韵律最小自由单位

——清\小说\东度记（下）

譬如，罗将军战十合，急急退下；李将军便去接战，约战十合，罗将军再去相换。

——清\小说\七剑十三侠（下）

即如，两人论起支派，当初本是一家，此时叙起，原当联宗，无如现在一贫一富，或一贵一贱，那富贵人恐其玷辱，躲之尚恐不及，岂肯与之联宗？

——清\小说\镜花缘（上）

又如，于“师，吾哭诸寝；朋友，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哭于野”，恩义自有许多节。

——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仓在揆地时，海盐举人王文禄者，以公车至，太仓坐之上席，文禄亦不逊，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穷达之不拘套者。

——明\小说\万历野获编

### 参考文献：

- 程湘清 1992 先秦双音词研究，《先秦汉语研究》，程湘清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 丁邦新 1979 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0，717-739.台北。
-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 冯胜利 1997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 2005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以鲁 1923 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
- 黄志强、杨剑桥 1991 论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原因，复旦学报，第1期。
- 姜望琪 2005 汉语的“句子”与英语的 sentence，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 李恕豪 1993 论语言信息和汉语词汇系统双音节化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王洪君 1999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洪君 2001 韵律层级模型中的最小自由单位及其类型学意义，第一届肯特岗国际认知语言学圆桌会议，新加坡。收入徐杰主编《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角》(p286-298)，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 王洪君 2008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余乃永 1985 上古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
- 赵 诚 1988 《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
- 周及徐 2000 上古汉语双音节词单音节化现象初探，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
- 周 荐 1999 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中国语文，第4期。
- Nespor M. & I.Vogel 1986 *Prosodic Phonology*. Dordrecht: Foris.
- Wang, Jenny Zhijie (王志洁) 1993 *The Geometry of Segmental Features in Beijing Mandari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elaware.